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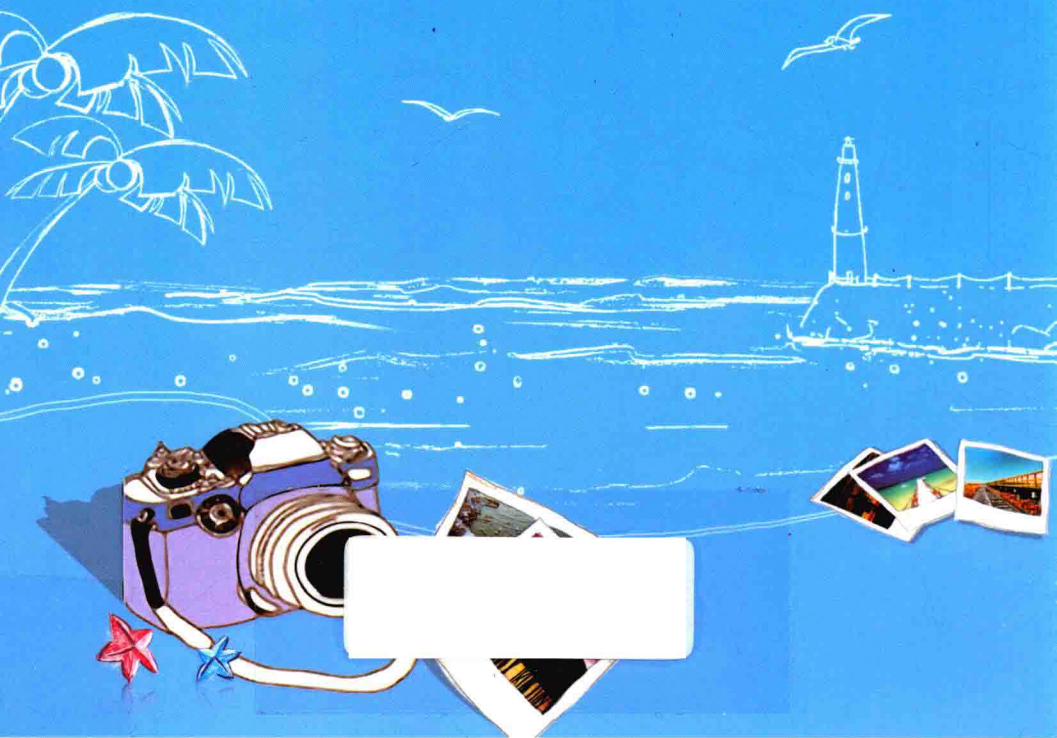
尽管有诸般劳累，家庭
仍是种美妙的东西……

Urlaub mit Papa

尽管有诸多分歧，父亲
仍是个坚强的依靠……

带上老爸去旅行

(德国) 朵拉·海尔特◎著
刘海宁◎译



一则令德国书商大谈特谈的 **滑稽故事**

一部在欢笑中带你找回父女默契的温情小说

连续55周荣登德国畅销书排行榜

连续18周位列德国畅销书排行榜前10位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Dora Heldt

带上老爸去旅行

(德国) 朵拉·海尔特◎著

刘海宁◎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带上老爸去旅行 / (德) 朵拉·海尔特著; 刘海宁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1-12931-4

I. ①带… II. ①海…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35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22-2012-08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Urlaub mit Papa

Author: Dora Heldt

Copyright © 2008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
Munich/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带上老爸去旅行

DAISHANG LAOBA QU LÜXING

(德) 朵拉·海尔特 著

刘海宁 译

责任编辑 武波 宋鑫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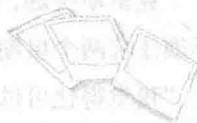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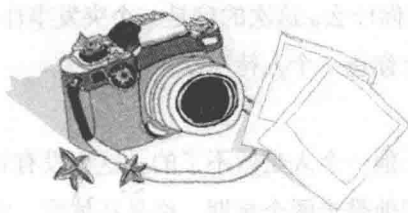
开本 680mm × 980mm 1/16

字数 251 千字 印张 17.75

ISBN 978-7-221-12931-4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夜半电话

——希尔德·赛普^[1]

“只有两个星期。”

妈妈的声音亲切，但也不容商量。通话一开始我就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他是你爸爸。换作其他家，孩子们会很高兴的。”

“妈妈，怎么老是孩子孩子的，我已经四十五了！”

电话真不该接的。妈妈没有理会我的抱怨。“我对他讲过了，岛上的工人很贵，你们一定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再说那些工人，要是没人监督，总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去可以帮忙盯着点，还可以搭把手。他喜欢忙这种事，你是知道的。”

我必须说点什么。“妈妈，让我说两句。我去诺德尼岛^[2]，是帮玛丽恩照应她的酒店，装修她的酒吧，我肯定顾不上爸爸……”

“嗯，你根本不用去管他，他会管好自己的。你们总归要吃午饭，可以顺带着帮他一块儿烧。晚饭他吃不了多少，下午的点心你们可以到外面给他买，玛丽恩不必单独给他烤。”

我在想，爸爸什么时候自己照料过自己。上一次看父母是六个星期前，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两样。我努力不让声音中的恐慌愈演愈烈。

[1] 1909—1999，德国电影演员，歌手。

[2] 德国西北部岛屿。

“妈妈，我觉得这个计划不好……”

“克里斯蒂娜，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这次的确是一个突发事件，我必须住院两个星期，我们不可能让你爸一个人待在家里。”

“我觉得他可以自己应付。”

“但是烧饭洗衣服之类的事情，他一个人是做不了的。这事没有讨论的余地，他是你老爸。你肯定能把他带走两个星期。你是在休假，没有工作。别跟我装难受了。再说你爸早就想去一次诺德尼岛了。”

“但是我实在顾不过来他，我怎么……”

“肯定不会有问题。再说那个卡利，就是你爸的老友，就住在诺德尼岛，你是知道的。你爸也可以去他那儿看看。”

“这样的话，老爸可以住在他那儿。”

“克里斯蒂娜，求你了。汉娜在大陆，她的小女儿卡塔琳娜马上要生第二个宝宝了，你妹妹，还有你，你们肯定应付不了。”

只有母亲才会这样突然变换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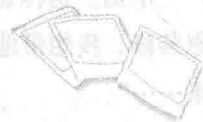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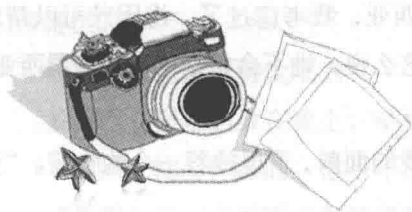
“妈妈，我的意思是……”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么说定了。你爸下个星期六到汉堡，你去火车站接他，然后你们一起去诺德尼岛。他对怎么坐轮渡不熟，你呢，最好跟他在一起。我呢，可以放心地去医院，做我的膝盖手术。”

我还不死心：“我们再好好谈谈，这样不行……”

“不用考虑了，孩子。我把重要的东西都写下来，寄给你。就这样了，晚安。你爸问候你。他期待和你旅行。再见。”

我盯着电话机的显示屏，会话结束。看来一切早已定好了。我要和我的老爸旅行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三十年前，我们俩最后一次旅行结束的时候，他为了教训我，把我独自扔在了卡塞尔的一家小旅店。我那时严重的青春期逆反心理，这我承认。但是把我直接扔在卡塞尔，这太过分了，尽管他过了半小时又来接我，而且足足有三个星期觉得对不起孩子。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又到一起旅行了。不过这次有一点不一样，这次我们不用经过卡塞尔。



噢，我的老爸

——丽斯·阿西娅^[1]

弟弟曾经这样形容过老爸：“眼睛像特伦斯·希尔^[2]，胆子像阮坦兰。”阮坦兰是《幸运的路克》^[3]里那只胆小的狗。那只瘦得只剩骨头的草狗听到任何不明的声响，见到每一个陌生人，情况发生任何变化，都会躲到主人的怀里。当然，我的老爸不会躲到别人的怀里，他有涵养，也不像这只狗狗那么笨，但是他的眼睛的确很蓝。弟弟的形容挺恰如其分的。

我上楼到多罗西亚的房间。在楼梯上，我想该如何把此次旅行出现的新情况告诉她。我们俩认识有十五年了，她认识我的全家，只消说一句“海因茨跟我们去诺德尼岛”，她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必须让这句话听上去不那么可怕，因为对这次两周的旅行，我们期盼已久，但是我不希望旁人觉得老爸不容易相处，虽然他的确是这样的人。我在脑海里遣词造句：“多罗西亚，想过吗，海因茨和我们一块儿去，多好好呀！”不行，这么说不行。“告诉你，多罗西亚，我老妈要做膝盖手术，如果海因茨和我们一块儿去诺德尼岛，你不介意吧？他一个人没法儿过日子。”不行，还是不行。“多罗西亚，你见过我老爸，也喜欢他。如

[1] 1924 年出生，瑞士歌手，演员。

[2] 1939 年出生，意大利电影演员，制片人，导演。

[3] 欧美著名的漫画系列丛书。

果我们带他去诺德尼岛，免得他在医院烦我老妈，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不错。这样说很好。“多罗西亚，我考虑过了，海因茨可以帮玛丽恩装修，我想带他一块儿去。”这么说，她不会相信的。“多罗西亚，如果……”

房门打开了，多罗西亚出现在我的面前，手里拎着一个购物篮。“克里斯蒂娜，我正要去……”

“海因茨也去。”

这句话很唐突。多罗西亚的眉头皱起来了。

“去买东西？”

“去诺德尼岛。”

“哪个海因茨？你的……”

“是的，我的老爸。”

“和我们一块儿？去玛丽恩那儿？星期六？”

“是的。”

我以为她会崩溃，会有不解的眼神，会有绝望的尖叫。但是什么都没发生。多罗西亚没事一般，她放下篮子，走向房间。我跟着她走进厨房。她开始烧茶，一边烧一边吹口哨。我听出来她吹的歌是《噢，我的老爸》，我争取让她能理解。

“我妈妈刚才给我打电话，她要装人工膝盖，医院突然可以提前给她做手术，可能是有人不做了。我姨妈在度假，妹妹在丹麦划帆船，弟弟出差了，我是妈妈唯一能找到的人了。你知道我的爸爸，两个星期让他一个人过，那就完蛋了。他连咖啡都不会煮，更不要说烧土豆，煮鸡蛋了。再说他是色盲，如果没人在家，他会瞎穿的。”

我考虑该怎么说才不会有损老爸的尊严。不容易。不能让多罗西亚对爸爸有不好的想法，不过他的确有一些习惯，说得好听一点，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习惯。

“我倒觉得你老爸挺风趣的。”

我咽了一口口水。我不会这么用词来形容我的老爸。多罗西亚将开水倒进茶壶，转过身。

“海因茨身体不是很好。如果他感兴趣，不觉得太吃力，可以给我们帮帮忙。”

他怎么可能会觉得太吃力？

多罗西亚把茶壶放在桌上，从橱柜里拿出杯子。

“别那么忧心忡忡的。他干不动的活儿，我们不会让他干的。”

“多罗西亚，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担心的正好相反，他会让我们觉得太吃力，他不是很好相处。他不能一个人待着，总是要找事情做，他喜欢什么都插一手，自以为是，他害怕新生事物，他……”

我咬了一下舌头，这么说老爸不是我的本意。我喜欢我的爸爸，我很愿意开上三个小时的车，车上只有老爸和我，或者还有老妈；也很愿意和老爸单独喝一杯咖啡。但是两个星期，和老爸待在度假屋，距离做手术住院的妈妈有三个小时的车程，天晓得会有什么麻烦。但是多罗西亚理解不了这个，她只能去亲身感受。我往茶里放了一些糖，一边搅拌，一边看着多罗西亚。

“说不定会很轻松，说不定玛丽恩会很高兴他能帮忙搭把手。”

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多罗西亚点点头。

“你看，总而言之，我期盼这两个星期的休假，也很高兴有海因茨在一起。我们可以一块儿度过这两个星期。你说呢？”

我很想点头表示同意，但同时心里又想，我敢打赌一切肯定会事与愿违。

我的女友玛丽恩在诺德尼岛上接手了一座带有一个小酒吧的老式公寓式酒店。以前她姨妈泰达经营了十几年。去年，她姨妈七十岁了，决定要好好享受生活。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的驱动力是胡伯特——艾森人，七十四岁，丧妻。有二十年的时间，他年年到诺德尼岛来度假，每次都住泰达的公寓酒店，前十八年一直和妻子来，后来是一个人来。姨妈告诉玛丽恩，自从他妻子去世后，胡伯特完全变了一个人，“敢于冒险，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而且开始火热地追求认识多年的公寓老板娘。他直言不讳地表白，不想再结婚，只有傻子才这么做，但是他要带她周

游世界，先去叙尔特岛^[1]，然后去马略尔卡岛^[2]，再往下可能会去美国。泰达感到受宠若惊，但是仍然表现出矜持的态度。玛丽恩告诉姨妈，她和一块儿经营一个小酒吧的男友分手了。姨妈深表同情，并对这个情况做出反应：“太好了，你可以到诺德尼岛来几个月，帮我管理公寓酒店。我呢，试试和胡伯特过一段时间，你呢，不用再看你那个小白脸的脸色。酒吧到哪儿都是酒吧，你在这儿也可以管酒吧。”

这是一个让各方称心如意的决定：泰达和胡伯特相互倾心，玛丽恩对诺德尼岛充满期待，住店客人为玛丽恩欢欣鼓舞。胡伯特建议泰达在酒店给自己留一个套房，然后把公寓酒店连同酒吧全部转到玛丽恩的名下。玛丽恩让前男友付了一笔分手费，决定用这笔钱重新装修酒吧。装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再过三个星期，酒吧将以全新的面貌重新亮相。

我和多罗西亚把休假安排在这段时间，玛丽恩给我们租下了度假公寓。上午，我们可以帮忙装修酒吧或收拾公寓酒店；下午，我们可以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晚上，我们可以在“牛奶酒吧”或“白色沙丘”酒吧品尝凉爽的白葡萄酒——到目前为止我们是这么计划的。

我拨通玛丽恩的电话。

“泰达公寓酒店，我是德·弗里斯，您好。”

“喂，玛丽恩，是我，克里斯蒂娜。”

“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们来不了了。酒店客满了，装修工人磨洋工，我的一个帮手一脚踩到贝壳上，伤了脚，现在帮我的只有格萨一个人，我已经忙得乱了套了。泰达和胡伯特讲好了周末要过来，但是只是看看，不帮忙，再说他们都是退休的老人了。好，说吧，你想告诉我什么，但是我请你注意，我的精神状态可是处于崩溃的边缘。”

如果她没有笑出声来，我还真的会相信了她。用这段话做过渡再好不过了。我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腔调。

“告诉你，我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我带海因茨去。他什么都不需要，一张床就够了，再给他几个玩伴，一天吃一顿热的，然后给

[1] 德国北部岛屿。

[2] 西班牙岛屿。

他布置一项任务，偶尔给他一杯麦啤。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你带你老爸来？不是开玩笑？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我老妈才是这个了不起的想法的始作俑者！她下个星期到汉堡做人工关节手术。手术日期原来安排在十月初，但是现在医院空出来了一个手术，她想早开刀早完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凑巧的是，我的姨妈在休假，红十字会的那个好邻居在挪威，我的妹妹和弟弟两人也都不行，这样就只有我来照顾我老爸了。有一个替补方案，我去叙尔特岛，给老爸做饭，这样我就不能到你这儿来，这是我非常不情愿的。于是我老妈告诉老爸，说我们非常高兴他能帮我们的忙，此外他还有一个老朋友住在诺德尼岛。这下轮到我老爸不情愿了，但是他最终把自己看成了拯救者、救世主。简言之，就是这么回事。”

“我说你啊，这没有什么不好呀。虽然我对你老爸不很了解，但是他是一个热心肠，喜欢帮助人，他给人的感觉是，任何地方都能帮上手。”

我发出了一声神经质的嗤笑。噢，老爸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

“你咳嗽？我有干不完的事情交给他做，尽管让他救世，尽管让他拯救，只要能帮我摆脱胡伯特就成。那个老家伙虽然有魅力，但是总是自命不凡，喜欢到处插杠子。”

“他们俩肯定臭味相投。”

“不会那么糟糕吧，海因茨肯定和胡伯特不一样。好的，我告诉度假房的房东，你们一共来三个人，让玛蕾克在房间里加一张床。你们有两个卧室，加一张床应该没有问题。很高兴你们能来，你上午可以在公寓酒店帮我的忙，多罗西亚可以去色诱那帮工人。”

挂了电话，我仿佛看见自己躺在一个房间的木板床上，老爸在电视图文频道上搜索汉堡队的比赛结果。

太好了，我心想，胡伯特可以棋逢对手了。

李斯特 / 叙尔特岛，六月十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娜：

住院的东西我已经收拾好了，虽然只有两个星期，但东

西还是不少。我买了六件睡衣，很好看，带弹力的，有一件上面有心的图案。雅格奈斯——你认识她的——那个南霍恩^[1]人，左面第三个邻居，去年她也装了一个人工膝盖，她说，三天后只穿慢跑运动服。无所谓了，我估计你穿也合适。我一般是不穿睡衣的。你下次来叙尔特岛，可以把它们全拿走。

言归正传：我对你老爸说了，要他帮玛丽恩的忙，不用干一整天，每天一两个小时还是可以的。如果他没事干会怎么样，你是知道的。总能给他找点事做的。记住，他的腰不好，不能抬重的东西，也不能让他爬梯子，他会头晕。如果要他刷漆，给他看好了油漆的颜色，你知道，他色盲，分不清颜色。他上周把我们家客人用的卫生间刷成绿松石颜色了，但他以为刷的是灰蓝色，好在我们会习惯的，希望如此。他有什么事情做错了，你们不要着急，他比较敏感，但是他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

他每天一定要吃一顿热的，他容易冒胃酸，不能吃辛辣的，少放盐，他不吃卷心菜，也不吃油大的东西，吃的东西里千万不能有牛奶和面粉，他会吐的，但是他又不敢说。下午他有喝咖啡吃蛋糕的习惯，但是不要奶油蛋糕，不要有樱桃，咖啡不能含咖啡因。如果是喝茶，只能给他喝果茶，喝红茶他睡不着觉。

行行好，他出门的时候多照看着点，他分不清颜色，也没有什么感觉，别一跑出去就像霍屯督人^[2]，到处乱转。他现在的这个样子，当然我也是有责任的。

他喜欢散步，如果你们没时间陪他，一定要他带手机，而且要开机。他在陌生的地方没有方向感，但是又不喜欢问人。我是不是都讲到了？没有忘记什么吧？

我想差不多就这些了。他和卡利已经约好了，你最好能

[1] 叙尔特岛上的一个地名。

[2] 非洲南部的游牧民族。

开车送他去。不过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有地址。你老爸不难伺候，至少他不需要随身带药，了不得冒胃酸的时候给他吃一片抗酸药。

总之，我祝你们过一个美好的假期。稍微照顾点老爸，他从没有一个人度过假。他一个人会出问题的。

亲切的问候

妈妈

我把信重新叠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睡觉从来不穿睡衣。我开始为我的假期担心了。



开的是一列哪儿也不去的火车

——克里斯蒂安·安德斯^[1]

一个星期以后。我站在汉堡火车站里，往下看着 12A 站台。再过四十分钟，韦斯特兰开过来的城际列车将要进站。我完全按照在电话里和爸爸约定的那样，守在通往站台的旋转扶梯左侧。

“你下了火车后，向右走，看好，是万德哈勒方向。那里只有一个旋转扶梯，你乘这部电梯上来，从你的方向看是右边，我就在那儿等你。”

“行了行了，我会找到你的，我还没到老朽的地步。最让我不可理解的是从韦斯特兰到汉堡这段距离，我每次坐火车票价都不一样，区间车要便宜许多。”

“爸爸！是你说的，不愿意在艾尔姆斯霍恩转车，再说了，你抱怨过，说北海一波罗的海区间车总是晚点。”

“它是经常晚点呀。如果晚点比较多，可以有积分兑换券。我问你，我要积分兑换券有什么用？简直荒唐！”

“你这次坐的是城际列车。好了，不多说了，祝你一路平安，明天见。”

“你要准时到，我讨厌等人。这种价格高得离谱的火车是不会晚点的。”

[1] 1945 年出生，奥地利歌手，音乐人，作曲家。

保险起见，我提前一个小时出发了。这段路其实只要十分钟，但是我害怕，万一出个事故，或者交通堵塞，警察查车，没有停车位什么的，那一开始可就乱了套了。我在站前广场足足兜了七圈，终于在紧靠入口处旁边的第一个停车位找到了一个空当。老天真是照顾我呀，我的老爸是不喜欢走远路的。

还有三十五分钟。

说爸爸不喜欢旅行，这话有些不符合事实。说他不喜欢陌生的地方，这话也不符合事实。应当说他讨厌离开叙尔特岛，不仅不愿意离开那个岛，而且不愿意离开他那张床、他吃饭的座位、他早晨例行的到码头的买报散步、他的邻居街坊、他的花园、还有他的沙发。他不喜欢把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放进行李箱，不喜欢用手绢，不喜欢陌生人用过的床单。他只吃自己知道的东西。他拒绝改变自己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我不知道妈妈是怎么做到的，每年至少能让老爸离开一次叙尔特岛，我尤其不知道的是，妈妈向老爸许诺了什么，都说了些什么，使得他今天能坐到火车上。其实说白了，我也不想知道。

还有二十五分钟。

我的嗓子有种干渴了的感觉——我一紧张就会感到火烧火燎的口渴。我身后有一个卖香肠和饮料的售货车，我买了一罐可乐，不是因为我喜欢喝这种饮料，而是因为以前老爸禁止我们喝可乐。我小的时候，老爸为了向我展示可乐有损健康，有一次把一个小熊橡皮糖放在可乐里，泡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他指着杯子里漂浮的那个走了形的橡皮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的肚子也会变成这样。另外再告诉你，可乐会让人变笨。”他这话我相信了很长时间。我带着一种叛逆的情绪，把空可乐罐捏扁，扔进垃圾桶，当然不是我身旁的那个垃圾桶。这样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还有十分钟。

重新回到守候的位置时，感觉到膀胱发胀了。这个时候喝可乐，实在是一种弱智的做法。我的身体为了保持水分平衡，马上就要把它排掉。厕所在站台的尽头。要去必须跑步过去，说不定所有的位置都被占满了，

那样就要等，然后再跑回来，这样时间就有些紧张了，还是憋着吧。

还有三分钟。

我不断来回踱脚。这时车站广播开始播报了：“请注意，站台12A。从韦斯特兰开往不莱梅的第373次施多姆号城际列车原定开车时间13:42，火车预计晚点十分钟。”

我早就料到了。我膀胱的压力在不断加大。我想象出这样一个场景，老爸只是眼睛扫了一下，立即掉转身，登上北去的火车；我还设想听到了这么一句话：“克里斯蒂娜没去车站接我。”我设想看见了母亲的眼神。于是我继续憋了下去。

终于，火车进站了，停下前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车门打开，第一批乘客下车了。在站台的中段我看见了他，他穿一件红色风衣、牛仔裤，头戴蓝色长舌帽。我看见他把沉重的行李箱从车上拖下来，放在距离站台边一米的地方。我向他挥手，但是没有用。父亲对周围的世界从不浪费一丝目光。他把背包抱在胸前，坐在行李上，背朝着我。我在迎面走来的人群中开辟出一条路，有些气喘地站在他面前。他抬头看我。

眼睛像特伦斯·希尔，我心想。

“那么多人，怎么才能找到你？”声音听上去像是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举止像阮坦兰。

“爸爸，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下车向右，万德哈勒方向，上电动扶梯，我在上面的右面等你。”

“我从没听你说过的，今天是第一次听说。”他站起身，掸了一下裤子，“你刚才听到了吧？火车又晚点了。你知道晚点多长时间有积分兑换券？”

我想把他的背包从胸前拿下来，但是他死死抱住不放。

“不用，谢谢，这个包我自己背。现在晚点多长时间才有积分兑换券？”

“晚点十分钟肯定不会有。把你的包给我，我可以帮你拎着。”

他把身体转向电动扶梯：“那好，你拿大行李。我的腰不好，不能

抬重的东西。”

拎箱子的时候我一口气差点没喘过来。我把箱子重新放下，想拖着它。

“爸爸，别急着走。箱子的轮子呢？”

爸爸停住脚步，不耐烦地看着我。

“坏了，这次旅行还能对付过去，走吧。”

我跟在后面，箱子把我的身体完全压歪了，我试图控制住自己的呼吸。

“平常……都是……妈妈……搬箱子？”

“无稽之谈！”

他不再说话，大步流星朝电动扶梯走去。我连说话都有些吃力了。

“箱子里面……都……放了……什么东西？”

他走在前面，说话连身都不转，因此他的回答我听不大清楚。

“电钻、充电螺丝刀，都是工具，我干活儿不喜欢用别人的工具。”

到了上面，我放下箱子，实在拎不动了。我一把抓住老爸的袖子。

“你在这儿待一会儿……我小便……憋不住了。站在……箱子旁……别走……我去去就来。”

“这种事情早就应该解决了。什么事都赶到最后才做。”

“好了，好了，别说了。”

我顾不上那么多，抬腿往厕所奔去。

我要换钱，而且在我前面还有三个人排队，但是连头带尾一共用了才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等我回来的时候，却发现行李孤零零地放在地上。当然，这么说也不全对，还有两个穿藏青制服的警察站在旁边。一个警察正在急匆匆地朝对讲机说话，我只能断断续续听懂几个字“无主……带狗来……爆炸物”。噗地一下，我汗水顿时就下来了。再定睛，看见老爸就站在五米远的地方，一边吃着热狗，一边饶有兴致地观察事态发展。看那个样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那帮围在旁边看热闹中的一个。我朝一个警察奔去，他本能地举起手臂做出防御动作。我讨

好地向警察打招呼。

“这个行李没有问题，是我们的，我刚才上厕所去了。”

我朝老爸投去愤怒的目光，他却把头转向了别处。另外一个警察放下对讲机，凶狠地盯着我。

“你什么意思？把行李放在这儿，无人看管，自己跑去上厕所了？你是哪儿人？从来没有听过安全防范措施吗？从来没听说过行李炸弹吗？”

他的同事朝我走近一步，心情看上去不是很好。

“我简直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事。我们差一点为了你封锁整个火车站，你却跑回来仿佛什么事也没有？不可思议！”

看到围观人群幸灾乐祸的表情，我彻底绝望了。

“爸……爸！”

我喊叫的声音刺耳，而且带有哭腔。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目光。几个看热闹的人同情地摇了摇头。我努力不让自己失态，用手指着老爸的方向。老爸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看着我，舔着手上的调料酱。

“他是我的父亲，这是他的行李，应当由他看管的。但是他却躲到一边吃热狗去了，我有什么办法！”

一个女人看看我，又看看老爸，然后大声对她的同伴说：“她不是神经错乱，就是喝多了。嗨，多可怜。我们走吧。”

我和老爸在火车站警察局待了大约十分钟。我们按要求打开箱子，把一切从头到尾再解释一遍，为火车站社会服务志愿者捐款五十欧元。最后，警察终于把我们放了，但是态度实在不敢恭维。

我真的已经到了怒火中烧的地步。老爸却装出一副“我耳背，腿脚不利索，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岛民”的模样，口口声声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也觉得很难受。还说什么女儿突然走开了，发生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我拖着行李在地上发出很大的响声，已经不管它有没有轮子了。老爸用一种小心翼翼的眼神看着我。

“这个……”